

張大千外傳 (十一)

戚宜君

摩耶精舍安度餘年

民國六十七年八月底「摩耶精舍」構築完成，於是購置傢俱，佈置庭院，張大千全家大小遂於秋風初起時，遷入了位於臺北近郊外雙溪至善路二段三四二巷二號的新居。

摩耶精舍大千世界

遠遠望去給人的感覺是：「谷口人家十二三，家家窗戶得晴嵐；千草雲木秀而野，一派流泉清且甘。」兩山聳峙，溪水中流，嵐翠迎人，流泉清越，待至行近新居附近，則是：「細草生溪綠，叢筠覆臺幽；江鄉自蕭瑟，岸柳當輕柔。」翠竹叢生，綠苔泛錦，雖然時序已屆初秋，沿溪垂柳依舊婀娜多姿；隱居青山綠水之中，心安神適的安度餘年，此時的張大千真箇是得其所哉了，因為「六言詩」云：

我欲袖絃去，無音乃是知音；

千古解人元亮，偶然短吟長吟。

「摩耶精舍」命名的含意，乃取諸佛經典故事，佛祖釋迦牟尼之母「摩耶」——古寫應為「摩邪」，據說「摩邪」腹中有「三千大千世界」，因此「摩耶精舍」亦即「大千精舍」之意。

這所精緻幽雅的居處，頓時成爲藝文界人士

聚集的中心，張大千曾引用陶淵明「歸去來兮辭」中的語句說：「園日涉以成趣，門雖設而常關。」而「摩耶精舍」的大門却是始終爲朋友們常開的，他說：「我要改『常關』爲『常開』，我一生愛熱鬧，愛朋友，回國定居的最大目的，就是要常與親朋友好談古論今，人生至樂莫過如此！」這座精緻的林園，幾乎是很快的便馳名中外了。然而張大千仍然在不停的修建增飾，添築亭舍，移植花木，擺設盆栽，移石鑿池，似乎大大小小的工程經常在「摩耶精舍」中進行着。來往的友人們時常都能感受到與先前不同的新奇趣味，也時常獲得一些意想不到的驚喜。每當這些心血和巧思所構築的園林，引起友人由震撼而由衷的讚美時，大約就是張大千最高興的時候了。

魏晉南北朝以來，隱逸思想大爲盛行，息影林泉，吟風弄月，成了士大夫的最高理想。都說陶淵明是隱逸思想的鼻祖，其實他根本沒有隱逸生活的條件。江淹嘗言：「有耕織伏臘之資則隱矣！」意思是說有了充裕的資財，方能應付隱逸生活之所需。所謂：「苑以丹林，池以綠水，左依郊甸，右帶瀛澤，侍姬三四，趙女數人。」陶淵明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氣候。他從小就在苦難中成長，雖然曾經宦海浮沉十年之久，却始終宦囊羞澀，兩袖清風，毅然決然辭官歸里，躬耕於廬山之下。家中又迭遭回祿之災，田裏且天災不斷

，入不敷出，捉襟見肘；白天希望早點入夜而上床睡覺，以免飽受饑餓的煎熬，晚上則盼望晨鷄啼鳴，俾能披衣起床，少受一點酷寒的折磨；像這樣吃不飽，蓋不暖的窮困生活，那裏談得上隱逸思想。陶淵明的境況雖然悽慘，但是他絕不氣餒，常言：「豈不知辛苦，所懼非饑寒；貧富常交戰，道勝無戚顏。」他只希望「做廬何必廣，取足蔽床席。」意思是說房舍不必寬敞，能够放下床鋪也就够了。「耕織稱其用，過此奚所須。」祇要有衣服穿，多餘的布帛也就沒有什麼用處了。「豈期過滿腹，但願飽粳糧。」不敢奢望山珍海味，祇要能够果腹也就心滿意足了。像他這種飽經窮苦摧折的生活窘迫情形，如何隱逸得起來？因此，有人說隱逸生活必須要有「隱」的令名與「逸」的資財才行。名揚四海而求「隱」，衣食豐足才談得上「逸」，華屋瀛澤，奇花異草，珍饈美饌，高車駟馬，穿綢着緞，呼奴喚婢，才算是隱逸生活的極致。如此說來，歷代以還符合隱逸生活條件的人雖然不在少數，但絕大部分都無法超過張大千的關綽。

姑蘇紅梅花碩且豔

張大千的「摩耶精舍」中的花木、奇石、盆景，大部分都是由海外運來，輾轉萬里，不忍相棄；一方面是因爲他一往情深，澤及萬物，另一

方面也為中國起造園林，創下了一個輝煌的紀錄。單祇以點染園林的梅花而論，就曾數次派遣專人前往國外訪購各種梅花，除了散植於「摩耶精舍」各處以外，並獻贈「慈湖」、「中正紀念堂」和「國父紀念館」等處栽植。單是一株花開如酒盞的紅梅，就是由日本移植於「八德園」，又移植於「環華菴」，再移植於「摩耶精舍」者，曾有一首「咏紅梅」詩云：

如此風標絕世無，認桃辨杏忍相誣；
從人去作櫻花看，信是胡兒祇識酥。

據說這株開花奇大的紅梅，係自日本江戶「賢崇寺」乞得，花碩而豔，寺僧言早年由姑蘇渡來，張大千分得一株種於「八德園」中，值其繁花怒放時，巴西人士不識，咸謂：「今歲八重櫻開何早也！」張大千因戲拈小詩以諷之，後來移植「摩耶精舍」後，花盆豔豔，常於梅邊與友人合影留念，引為平生樂事。

三百五十年前扁柏

「摩耶精舍」之幽雅靈秀，得力於內、外雙溪的環流，與四圍青山的襯托，再加上張大千的藝術巧思，遂使這座規模不算太大的園林，隨着主人的構想和意會不斷在變化和創新。從「故宮博物院」沿着寬闊平滑的柏油馬路，再向山谷中進去，不過是兩箭之地，小橋南側第二家，便是「摩耶精舍」的所在地了。

朝向西南谷口的月白色大門上，有一排精美纖柔的圖案花紋，門楣上是原木色的草書白色字體的「摩耶精舍」匾額；進得門來，翠綠色的迴

膠草坪，充滿着一片盎然的生機，兩邊都是碩大的名貴盆景，尤以門房陽臺上的四盆二百五十年以上的扁柏，扭曲多姿，氣象獨特，最為奇兀動人。建地二百坪，中西合璧式的四合院兩層建築，周周正正的聳峙在面前。塑膠草坪的盡頭，四合院與鄰家之間，有一方清澈的池塘，地方雖然不大，但是經過巧妙的安排與佈置，却顯得無限的深邃與幽謐。那方池塘啊！最多也不過二十來坪大小，看起來却如深山幽谷，原因是幾塊奇拙原實的大小石頭和高低不一的巨型木頭，使人產生了立體的錯覺。靠近鄰家的院牆處是一排濃蔭垂絲的楊柳，巨木與大石間有各種花草與樹木，塘中有曲橋橫架，背景是深幽莫測的景觀；祇是一瞬間，便把人們的視線與感覺整個吸引住了；這是一種巧奪天工的藝術配置，深得中國園林佔地不大却感覺寬闊的神髓。

黃山縮影中華園林

走進四合院中央天井，約莫不到半個「籃球場」大的地方，修築了幾條曲徑，開鑿了兩方池塘，因為面積太小，只好以曲折深幽取勝；兩方池塘以小橋相通，沿迴廊處並有溝渠連接。原本是要引溪水上來，却未能如願，只好以自來水循環使用的方式，反覆流動；渠中有卵石、野花，池中有水草、錦鯉，四周更是奇形怪狀的巨石，到處種植着各種的芭蕉、海棠、梅花、芙蓉。特別是池邊巨石上的那幾盆名貴的黃山松，盤曲倒掛，姿態奇絕，配合着盈側的巨石，睇起眼睛望去，雲蒸霞蔚，峭壁孤松，奇峰突起，雲煙繚翠

的景象，簡直就是黃山景致的縮影。

從天井中穿出就是「摩耶精舍」的後園了，面積不算大，甚至還不到二百坪，呈三角形，尖端便是雙溪的分流處。大凡溪水河流都是越匯越大，唯獨雙溪却由此處分開為內、外雙溪。沿溪處以鐵絲網住石塊作為基礎，建有一排彎彎的長堤，溪澗中怪石嶙峋，溪水一天到晚沖擊着溪石，發出潺潺、淙淙、嘩嘩甚至噹噹的聲音，彷彿有一班樂隊繼續不斷的在演奏音樂，有時是輕柔的小夜曲，有時則是奔騰的樂章，端視溪水的漲落而定。先說長堤的南端與鄰家接壤處，築有一段宮牆，遮住了視線，臨溪建有一座長方型的茅棚，原色木柱，竹梢作瓦，綠色的地氈上是兩排淺黃色的連背坐椅。張大千在隆冬園梅盛開的時候，經常邀集至友在棚下大啖「蒙古烤肉」。可惜年事已高，回憶昔年在故都北平，吃到正宗的蒙古人作出來的烤肉，動輒有十幾碗的紀錄，如今却一碗已足，再好的滋味，也只有望「肉」而興嘆了。

青山四合嵐翠迎人

走過一段沿溪堤岸，可以眺望四周青翠的山勢，欣賞滿園的扶疏花木，繞過重重疊疊的巨石及盆景，盡頭處築有兩座相連的茅亭，分別取名為「分寒亭」和「翼然亭」。「分寒」是採自李彌的詩句「人與白鷗分暮寒」；「翼然」則是出自歐陽修的「醉翁亭記」之「有亭翼然」。雙連亭同樣是以原木及竹梢搭建而成，亭柱上懸掛着「獨自成千古，悠然寄一丘」的木刻楹聯，巨大

樹根鏝成的木桌及木櫬，擺設於亭子中央，頗富古拙樸素氣氛。

「翼然亭」外便是內、外雙溪分水之處了，山溪由山中奔流而下，至此一分爲二，整個「摩耶精舍」成爲一個半島形的態勢；此處溪聲盈耳，白鷺翩翩，青山四合，嵐翠迎人。置身其間，但聞鳥語、水聲，風過林梢，松濤陣陣；但見白雲悠悠，綠意襲人，流泉飛花，山野人家；繁囂的市聲與市塵已不知去向，恍若置身世外仙境。

雙連亭是「摩耶精舍」地勢最高的地方，夏日可以臨流誦詩，迎風吟哦；冬天可以面對暖陽，靜觀梅花吐蕊；春晨可以霧中賞花，秋夕可以橫臥觀月。由雙連亭再往前行，迎面是一排溪岸長廊，同樣是以竹梢爲頂，圓木爲柱，外面臨溪，內面是一處狹長的「鶴園」，灰鶴褐欄悠然來去，溪岸風光也使人目不暇給。

斯人長臥梅丘巨石

成直角形的兩道長堤與四合院兩層建築之間，便是呈三角形的「摩耶精舍」後院，後院的中心精華地區，應屬「梅丘」與「影娥池」。「梅丘」是一公尺高的土丘，上面豎立着由「環華菴」運回的梭形巨石，那是張大千在美國卡爾爾海邊濱石鄉社發現的。因爲他酷愛梅花，鑒於古人有「梅林」、「梅村」、「梅苑」、「梅園」與「梅塚」之類的名字，爲了不落窠臼，才想出一「梅丘」這兩個字，在「環華菴」內堆土爲丘，將這塊巨石豎立其上作爲標識。

「梅丘」巨石呈灰藍色，屬於水成岩，質地

尚不及「觀音石」精美，但張大千却愛如至寶，萬里迢迢的從「環華菴」運到「摩耶精舍」，照樣的堆土爲丘，亦命名爲「梅丘」。據說在他發現這塊巨石之時，就預定要作爲百年之後的墓碑看待，構築「摩耶精舍」時，仍然一本初衷，曾有「題梅丘石畔梅」詩云：

片石峨峨亦自尊，遠從海外得歸根；
餘生餘事無餘憾，死作梅花樹下魂。

十里荷香萬頃花海

「梅丘」附近遍植梅花、山櫻、海棠、梨竹、蒼松、芙蓉，另外還有一缸缸的荷花，因爲園地面積不算太大，沒有足夠的地方培植荷花；而張大千除了愛梅而外，荷花也是他愛之若狂的花卉，對於臺北植物園中的荷花時常稱譽備至，植物園的植荷專家們說是可以爲他移植一些在叢裏，佔地不多，保證夏天就會開花。

起初張大千還有點懷疑，眼看十來缸青線浮水面的嫩荷搬到「摩耶精舍」時，就心如此瘦弱伶仃，那能開出豔麗的花朵；不料天氣漸熱，荷葉逐漸挺拔起來，入夏後含苞吐蕊，不亞於荷池花色，張大千逢人便稱讚說：「人家畢竟是專家啊！說是會開花，如今果然開嘍！」

面對丰姿嫵然的荷花，張大千畫興大發，詩情正濃，一幅幅生動曼妙的荷花收入網紙，一首首嫵媚灑脫的詩篇脫口而出。諸如「朱欄過雨黃月生，納衣初試五銖輕；稍憐翠珮紅粧句，不稱江妃出浴情。」「明月曾呼白玉盤，多情更照玉欄干；香風一夜西風滿，水殿羅衣訝許寒。」

「抱月飄煙裊裊身，淡濃梳裹總是新；江妃身惜凌波襪，肯受人間半點塵。」「不施脂粉不濃妝，水殿風微有暗香；要識江妃真顏色，晚涼新浴出蘭湯。」只是幾缸荷花而已，張大千却以他豐富的想像力，閉目冥想萬頃花海，十里荷香，陂塘橫江，水殿溪池的花開盛況，曾有巨幅畫荷，並題詩五首云：

百里平陽蕩畫橈，綠房翠佩暗相邀；
羲之解作南門賞，餘韻餘風定未遙。
葉嫩花嬌月初上，纖腰如玉逕須扶；
江皋佩解何人見，羅襪塵生定有無。
露濕波澄夜寂寥，冰肌怯暑全未消；
空明水殿冷冷月，翠扇殷勤手自搖。
輕送蘭舟隔遠天，鱗鱗波漾畫樓前；
月明南浦西風急，驚起鴛鴦不並眠。
酒暈微消粉汗香，華清初遣試蘭湯；
碧雲不解籠嬌面，淒絕他年太液旁。
夏日「摩耶精舍」的荷花盛開時，張大千經常由夫人徐雯波陪伴，拄着竹杖，往返欣賞，移時不倦，嘗言：「面對紅白荷花，彷彿整個世界都丟在腦後了！」可見他對美感的追求是多麼的狂熱。

老弟臺的確真會耍

爲了想在月明之夜，留住月娥的情影，遂仿照漢武帝御苑中的名池，在「梅丘」西側增築了一座「影娥池」；不過是幾個桌面大小的面積，却因曲折有致，看上去頗爲壯觀。池中錦鯉游來

游去，池畔是密密麻麻的繁茂花木，山石上流瀉的清流，經由水渠，潺湲注入小池，景色幽美極了。就連一向不贊成他多動工程的張岳公，也帶着欣羨的表情，用四川家鄉話讚美說：「老弟臺，你真會耍啊！」

再從右側甬道邊到四合院前門，臺階旁有一塊巨大的太湖石，是名石收藏家楊春風從花蓮運來送給張大千的；進門玄關處右面是電梯間，四周羅列奇石盆景，迎面牆上是當代藝壇名家合繪的巨幅「富貴長春圖」；右間是飯廳，左轉是大客廳，几上盡是價值難以估量的奇石，來自世界各地，千奇萬狀，令人眼花撩亂；再進去便是一間大畫室兼會客室，畫桌上鋪着白色羊毛氈，擺設各種繪畫紙張與筆墨顏料，一方碩大的石硯，據說是張大千以巴西石自製的珍品，易潤墨而不易吸水，比「端硯」尤佳。

畫室千秋美髯少年

「摩耶精舍」的大小客廳總計有四個，每一個靠牆櫥櫃及几案上都放置着一排排、一列列色彩古樸、形狀奇特的奇石。大畫室的畫案背面牆上懸掛着張大千父母及兄長的放大照片，正牆上是曾農髯老師的一幅墨梅，曾老師是半路學畫，雖然技法不見得有何高明之處，但却以文人的風雅情懷，充份表現出了梅花的孤傲韻致。另有曾老師的四幅條屏，以古拙遒勁的隸書，寫的是左思「三都賦」中的「蜀都賦」。大畫室壁上的其他書畫經常更換，張大千喜歡把他收藏的名家作品輪流掛出與來客共賞，同時也可以避免塵封太

久，定期拿出來透透空氣。有一幅張大千三十歲的自畫像，黑鬚拂胸，雙目炯炯有光，神采奕奕，意氣飛揚，有許多名家題款：

楊度題的是：「秀目長髯美少年，松間箕坐若神仙；問誰自寫風流格，西蜀張爰字大千。」

方地仙題的是：「咄咄少年，乃如蚪髯；不據扶餘，復歸中原。」

辛壺題的是：「胸有詩書迎出塵，苦瓜畫裏認前身；誰知三十美髯客，筆底千秋歷古人。」

大畫室進去是臥室，樸素雅潔的陳設，窗外便是後園的「梅丘」與「影娥池」。由電梯上樓，有客廳、臥室、小畫室、裱糊間及儲藏室。三樓頂上又是盆景處，爭奇鬥勝，有涼亭兩處，可觀日落日出，可品茗納涼，有一具長方形的白石雕花茶桌，據說也是從「八德園」中運來的呢！樓上的小畫室窗明几淨，不遠處便是三隻靈猿棲息的檻籠，張大千作畫之餘還不時的同牠們逗樂呢！這間小畫室也到處擺滿了他心愛的奇石，平常他都在樓下大畫室中作畫，遇到客人來訪時，他也照畫不誤，如果談得投機，他就越畫越有勁兒，經常還會出現一些神來之筆；倘若來客語言之味，他就意興索然的長嘆一聲，把筆一丟，大呼：「不想畫嘍！」因此，當他要趕畫而又怕訪客打擾的時候，非得躲到樓上小畫室作畫不可。

四季花開心滿意足

春天杜鵑盛開，櫻花吐豔；夏天紅荷婷婷，紅妝出水；秋天楓葉醉紅，籬菊披金；冬天梅花綻放，一片香雪；靈猿跳躍，灰鶴徜徉，曲徑通幽，渠塘激瀾，真箇是世外桃源，人間仙境。然而張大千在一幅「桃源圖」上，仍不免題詩大發牢騷云：

種梅結宅雙溪上，總為年衰畏市喧；誰信阿超纜到處，錯傳人間有桃源。

因為這一帶地區關地建屋猶如雨後春筍，有些建築商人居然大登廣告，說是在陽臺上可以俯視「摩耶精舍」的園林美景；張大千頗為不耐，想不到他精心構築的園林，竟作了人家宣傳的對象，心裡着實窩囊透頂，然却無可奈何，只好以詩句來排遣愁悶了。

然而，大體說來，張大千此時已經心滿意足了，不但在畫壇上奠定了一代大師的崇高地位，而且在世界藝術史上也有他穩固的一席之地。尤其是包圍在四週的濃郁友情，以及傳統的中國風味，都是他安度餘年的最佳條件，他的毅然決然回國定居，事實上確屬明智之舉。

大千小專膾炙人口

「眼中恨無奇男子，腕底偏多美婦人」，凡是美的東西，張大千統統都喜歡，一花一木、一蟲一魚、一山一石、一丘一壑，尤其是靚女與珍饈、華堂及園林，錦衣和好友，彷彿一切美好的事物物都與他結下了不解之緣。凡是他所到的地方，便充滿了一片歡樂祥和及多彩多姿的氣氛

，好像天下靈秀之氣，獨鍾此一人，世上的福份均被他完全佔據了。

功力磅礴玩弄乾坤

張大千的一生是傳奇和平凡的結合，浪漫與古典的交融。他的天縱才情，憑着幾枝畫筆，呼風喚雨，移山倒海，創造出令人目眩神迷的絢爛世界。他的憂患遭遇，飄浮於大時代的浪濤之上，載沉載浮，悲歡離合，生老病死，一生風塵僕僕，一往情深，留下了使人唏噓慨嘆的浪漫與感傷。他的內心浩瀚如海洋，巍峨如山嶽，充滿着氣象萬千和瞬息萬變的手姿。他的言行熱烈如太陽，芳香如醇醪，開拓了一個華美富麗的場面，鋪排成一幅飛花飄香的有情天地。

中國文化所陶冶出來的完美典型，便是如何孕育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，亦即有至情至性、頂天立地、詩情畫意、有爲有守、光風霽月、磊落高華、舒卷自如、超凡入聖的人，張大千就是這樣的一個人。

家境富裕，養成張大千隨心所欲的生活習慣；投拜名師，造就了張大千一代名士的作風；行萬里路，讀萬卷書，廣受薰陶，切磋琢磨，加上才氣縱橫，收藏豐富，遂使他廣擷精華，進而含蘊激揚，產生出驚天動地，玩弄乾坤的磅礴功力。

張大千的逸聞趣事不勝枚舉，妙語雋行更是車載斗量，早已膾炙人口，騰傳藝林，茲分別臚舉如後，藉使吾人對此一藝壇大師有更生動而深入的瞭解。

大風堂門弟堂堂

「大風堂」是張大千畫室的名稱，他作畫的地方叫「大風堂」，他居停的地方也叫「大風堂」。事實上「大風堂」原是張大千家族的堂號，由張氏祖先流傳下來，到了張大千這一代，衆多兄弟都在使用，並不限於張大千一人。

據說「大風堂」的來由，是由於明代有一位孤高清奇的大畫家名叫張大風，張氏祖先慕其爲人及畫藝，遂以「大風堂」命名爲堂號。曾經有人向張大千開玩笑說：「大風堂名氣不夠響亮，何不按照『論語』上的『堂堂乎張』，命名君家堂號爲『堂堂堂』呢？」

張氏昆仲所收的子弟，都稱作是「大風堂的門人」，不分年齡、地域、性別，只要是可造之材，特別是品行端正，經過推薦，遞上門生帖子，行過磕頭拜師大禮，便成爲「大風堂」的門人。「大風堂」的門人不收贊敬及束脩，但是珍果、美食、花木、盆栽、奇石、古玩的孝敬則不在此限。張大千對門人視如家人，不但供應繪畫用品，甚至還供應衣食，追隨他雲遊各地呢！「大風堂」門人必須誠敬恭肅，老師在場，沒有學生的座位；老師與朋友聊天，學生不可以旁聽；經久不見，或遇到年節壽誕，必須行磕頭大禮，連外國門生也照磕不誤；老師有事，弟子必須竭盡心力的分憂解勞。「大風堂」的門人遍及世界各地，張大千的師道「威風」因之也無遠弗屆。

幼弟殉情終身慟惜

清秀內向的張君綬是張家的么兒，排行第十，比張大千小五歲，因爲不滿父母之命的舊式婚約，而在煙臺南行船上跳海自殺，死時年方二十歲，留下惟一的一幅畫，畫的就是煙臺老君廟的景色。由張母作主，聘塾師蔣春舫之女爲妻，君綬大爲不滿，遂離家赴滬就讀，一度曾經跑到南海普陀山去出家，後來亦隨曾農髻學習書法，以其天賦穎慧，曾老師對他特別鍾愛。

有一位比君綬年長八歲的狄文字大姐，已經是羅敷有夫，而且育有一子一女，因爲婚姻生活並不如意，同病相憐之餘遂成了親密的朋友。

民國十二年初春，張君綬與狄文字雙雙由滬赴平，過了一陣子君綬要回上海了，狄文字又難捨難分的送到天津，而且一同登船南下，大約是海天一色的浩瀚煙水中，想起前途茫茫，頓感人生之味，竟一同由船上躍入海中自殺了。事後檢點遺物，找出了惟一留下來的一幅畫，曾農髻睹物思人，唏噓不已，濡淚和墨在畫上題識附詩示悼云：

君綬有慧根，從予學書篆草，已臻神妙。父母以季子，愛憐更甚諸兄。友善季愛，尤形影不離，其蹈海何謂耶？然幼時喜依寺僧，及來滬，復逃之普陀，季愛數日訪得之，實真大覺耶？一紙已足傳，廿年成一世，白頭老親在，知君心未死。

張君綬的死訊一直瞞着張母，設詞說是到德國留學去了，一直到張母逝世時，還時常叨唸着：「放洋出國就忘記老娘了！」張大千與張君綬手足情深，一直到白髮之年，提起幼弟尙慟惜不

已。張君綏與狄文字的故事排側動人，兩人雙棲雙飛之餘，無法掙脫舊禮教的束縛，只有殉情一途了。

欣賞滑竿脚夫俚詞

四川盆地溪流縱橫，崗丘處處，梯式石橋與曲折小道，構成了古老的交通網。有一種獨特的運輸工具——滑竿，也就是由兩人抬着的簡便竹轎，隨處皆是。爲了前後呼應，也爲了消除疲勞，一路行來，吟唱不絕，語句成趣，令人爲之絕倒，張大千非常欣賞這種不加琢磨的俚詞，多次與朋友談及。例如：

遇到路上有積水，前面的人唱：「天上明晃晃。」後面的人知道了有水窪，遂接着唱：「地下水蕩蕩。」

遇到路上有凹陷，前面的人唱：「左首一個缺。」後面的人知道了道路不平，遂接着唱：「新官把印接。」

迎面走來一位漂亮的姑娘，前面的人唱：「路上一朵花。」後面的人連忙告誡道：「千萬莫惹她！」比較刻薄一點的就會接着唱：「哎呀！原來是兒的媽。」兒子的媽媽，不用說就是自己的太太了，就這樣在嘴巴上佔了人家的便宜。

如果迎面來了一輛鷄公車，前面的人則唱：「左首一個霸王挑。」後面的人比較文雅的接着唱道：「柴王弟子把車搖。」比較粗俗的便接着唱道：「把它打爛當柴燒。」

舉凡路上所見，心頭所想，均可順口溜出，邊抬邊唱，不拘章法，互相戲謔，無所禁忌，唱

得熱鬧非凡，從而可以渾忘旅途的辛苦，實在是勞力者排遣無聊的奇妙絕招呢！

炒六一絲自慶華誕

都說張大千喜歡美食，講究「吃」的藝術，以爲動輒都是山珍海味，其實中間也包括許多小吃在內，例如：四川糉子、皮蛋稀飯拌肉鬆、芝麻醬湯元、三炮響椒粬、油炸檜、肝膏、雞肉獅子頭、燒餅、小籠包、蝦餃、燒賣、蘿蔔絲餅、蔥油餅、紅豆鬆糕、黃魚麵、紅油抄手、蛋炒飯以及牛肉麵等，都是他熱衷的「點心」。

張大千認爲「吃」不僅是爲了果腹而已，而是一種人生的最高藝術，只要能力所及，便儘量追求吃的藝術。即使在敦煌壁期間，報紙上的花邊新聞，曾發表過他在石窟中的菜單有：白煮大塊羊肉、蜜炙火腿、榆錢炒蛋、嫩苜蓿炒雞片、鮮蘑菇炖羊雜、鮑魚炖鷄、沙丁魚、技絲粟泥山藥丸子。肉類由敦煌縣府按期補給，「榆錢」就是榆樹的嫩葉，惟獨鮮蘑菇從何而來，頗令一般人懷疑，其實那是張大千無意間在巨大的楊柳樹根下發現的，一天可採到一盤呢！

在巴西「八德園」時，宴客的菜單是：宣花燴松菌、干燒鱔魚翅、清蒸鯉、鷄汁烏參、炒明蝦片、四川獅子頭、相邀、香椿豆腐、清炒小白菜。其中的「相邀」也就是「大雜燴」，張大千嫌這個名字不雅，實在有挖苦客人之嫌，遂改爲「相邀」。

「摩耶精舍」的宴客菜單全是正宗的川菜，不但不帶辣味，而且絕不放味精及豬油，和習見

的川菜大不相同。菜單是：麻辣腰片、蔥油鷄塊、紅燒肚片、燴白菜、素燴七珍、魚翅、煨菜心、蔥燒鷄、大烏參、水鋪牛肉、素燴紅白菜、燴草菇、筍片、絲瓜片、青豆、粉蒸肉、燒帽結、炒六一絲、炒紅椒、魚糕、松茸、豆泥蒸餃、小湯丸。其中值得一提的是「六一絲」，這道菜是在日本開設四川飯店的陳建民，曾被張大千譽爲「天下第一廚」，特地選了綠豆芽、魷魚絲、黃瓜絲、辣椒絲、韭黃絲和奈良漬（日本上好的醬瓜）六種絲合炒，吃一脆勁，稱爲「六一絲」，以慶祝張大千六十一歲的生日，後來却成了「大風堂」的名菜。

經常吃的家常菜則是：蒜泥白肉、涼拌茄子、荷花粉蒸排骨、皮蛋拌豆腐、乾煎明蝦、魚香烘蛋、蠔油豆腐、燴白菜、蟹黃白菜、乾煸四季豆、棒棒雞、宮保雞丁、豆豉蒸鱸魚、辣子黃魚。張大千酷嗜肉食，看到青菜便皺眉頭，最喜歡東坡肉、櫻桃肉、腐乳肉、梅乾菜扣肉、粉蒸肉、清蒸豬腳以及紅燒肉。

「獨樂樂不如衆樂樂」，張大千喜歡熱鬧，吃飯時也熱鬧鬧的出滿一桌，他就胃口大開；他熱愛生命，熱愛人世間的歡樂，他不會有過歸隱遁世的想法，一直到老，他都是興致勃勃、歡歡喜喜的參與並享受着生活中的點點滴滴，因此有人說他從來沒有老過。

燒大千鷄造新疆飯

「傳樂不如傳方」，張大千遇到愛吃的食品，不但要痛痛快快的吃個够，而且還要把製作的

方法探來，回到家裡親自指導廚子依法炮製；興致來時而且精神够的話，還會洗手掌廚，亮兩手銀絲牛肉、螞蟻上樹、辣子魚給客人嚐嚐，許多揚名立萬，財源滾滾的大師傅，都得過他的衣鉢真傳呢！

有一次張大千豪情橫發的說是要請幾位客人吃牛肉麵，於是親自下廚調理，「紅燒牛肉」是先素油煎刺碎之辣豆瓣醬，放兩小片薑及蔥節子少許，牛肉切塊落入，加花雕酒半斤，酒釀四兩，花椒十至二十顆，灑上鹽，先燒大滾，再以文火燉，前後約四小時；「清燉牛肉」除了不要豆瓣醬煎外，其餘方法相同，只是自始至終都要用中火燉，同時要不斷的撇油，至乾淨為止。

眼看兩只白瓷盆，一只盛着帶汁的「紅燒牛肉」，一只盛着連湯的「清燉牛肉」，另外一只帶花紋的青瓷盆盛着寬麵，帶花紋的黃瓷盆盛着細麵，此外還有七八個小碟通盛鹽、胡椒、糖、醋、醬油、辣油、蕃茄醬等佐料，在座的人食指大動，每個人吃的都超過了平日的飯量，都說張大千的牛肉麵便是與眾不同。

張大千把烹調當成是一種永無止境的藝術，因此在他的眼睛裡，廚房大師傅自有其優越的地位，稍有些可口的菜上桌，必然不吝誇獎，還把大師請出來寒暄幾句，甚至還攝影留念，平白作了飯館的宣傳材料，反正利人而不損己嘛，何樂而不為呢？對於好茶和美點，張大千更是非常熱衷。沖茶的第一道水要倒掉，沖第二道時再依次倒入杯中，第一杯要少，第二杯稍多，依次類推，再由最後一杯由少到多的倒回來，如此以來，

每杯濃淡的份量就平均了。吃茶時還要配上點心，諸如小籠包、豆沙餛飩、小燒餅、滷鵪鶉、湖州粽子以及蠔油撈麵、蔥絲炒麵等。

「大千雞」便是張大千親自調理出來的美味，許多館子裡都有這道菜，而且頗受客人的歡迎。其實就是青紅辣椒炒雞丁，取材要選剛長冠開叫的小公雞，才嫩滑可口。另外他根據當年西北的經驗，研究出一道「新疆飯」，那是中間辟以杏仁、葡萄乾、雞肉丁、紅蘿蔔丁、醬瓜丁的蒸飯，風味十分特別。

在「摩耶精舍」中，可以隨時嚐到世界各地的珍果及點心，因為大風堂的門生及友人遍佈世界各地，不時有各種珍奇美味饋送到門，像是丹麥的餅乾、香港的糕點、日本的蜜瓜、南洋的榴蓮、韓國的梨、阿拉伯的石榴、美國的櫻桃、菲律賓的冰淇淋，都隨時可以吃到。

張大千晚年，由於身體健康關係，每在應酬場合，總一再申明，請主人不必客氣佈菜，他吃的都由夫人徐受波替他挑選揀在他面前的碟子裡，他愛吃什麼，或是什麼不能吃，夫人當然最為清楚。請客的人也都能體諒他的健康狀況而不再勉強，因此不管是他請客，或是別人作東，賓主都能皆大歡喜。

既未年輕也未老過

打從二十五歲開始，張大千便蓄就一把鬍子，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老成許多，甚至便有人稱他為「老太爺」了，因此他曾感慨系之的說：「我就從來沒有年輕過啊！」

但是一直到暮年，張大千始終虎虎生風，活力充沛，笑語聲喧，中氣十足；經常同年輕人爬山涉水而毫無倦容。一旦發起脾氣來，大聲怒吼，聲震屋瓦；畫起畫兒來，大筆揮灑，氣韻磅礴；常保赤子之心，永遠流露出一派天真無邪的作風，所以有人也說他「從來沒有老過呀！」

張氏父系遺傳，都是天生的絡腮大鬍，張大千二十歲以後就經常為刮鬍子煞費周章，據他自己說：「得天獨厚，莫可奈何，想充小白臉也不成，越刮得勤便越是長得快，自己刮又痛又麻煩，弄不好還要流血，找「待詔」吧！更嫌費時費事，索性就留起來了。」「待詔」就是四川話的理髮師，自然，天天找「待詔」實在是够麻煩的了。因之，在二十四歲那年決定留鬍，翌年已經美髯拂胸，推鬚及人，張大千沾了鬍子的光，經常會受到別人的禮讓呢！他說：「當然，有利必有害，年輕人留把大鬍子，可不受小姐們的歡迎啊！」徐受波夫人與張大千結婚時，張大千已年近五旬，留鬍的歷史也有二十多年了；所以他曾多次對着熟識的朋友開玩笑說：「我身上上哈地方都瞞不了她，惟獨下巴兒是個藏私的地方！」不願刮鬍子而索性留鬍，連帶着把理髮也視為畏途，每次都要被家人三催四請，才肯光顧一次理髮店。他說：「每次理髮被白布圍起來，就像犯人上了綁一樣動彈不得，而且頭髮種子亂飛，弄得渾身都不舒服。」後來他限定每年只理三次髮，端陽節、中秋節、過年，依序進行，多一次都像要他老命似的，說什麼也不肯答應。

(未完待續)